

书写一代名将跌宕起伏的热血人生

——《八声甘州之云起》创作谈 □陈玉福



“西部文学”的提法由来已久了，我们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西部作家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够有机会用文学的形式为自己的家乡树碑立传。可那时候，为了养家糊口，心有余而力不足。11年前，“西部文学”的提法突然在媒体频频出现，并且一些专家也例举了不少“西部文学”的代表作品。我感觉个别的所谓“西部文学”离我心目中的“西部文学”距离甚远。我心目中的西部文学首先是英雄的文学，不是他们所谓的“宗教文学”或者是与“宗教”相关联的文学；其次我崇敬的西部文学应该是讲述西部精彩故事

的文学，而不是他们认为的“小桥流水人家”和“乡巴佬”文学。于是我便开始搜集资料，创作我心目中的西部文学作品，还西部文学以本来面貌。这样，我描写西部的作品《西凉马超》(西部人)等陆续地出版了。

当时《八声甘州之云起》叫《西部杨家将》。因为还缺乏不少有支撑力的故事，所以《西部杨家将》约10万字的初稿拿出来就停下了。与其说是初稿，还不如说是我文学创作库里的一份相对完整的资料而已。而真正的灵感突发是2020年春天受甘肃省文联、甘肃省作协委托到张掖市采访脱贫攻坚工作时开始的。采访中，我对张掖市甘州区“生态新城”的理念和冬季植树造林的做法刮目相看，便写下了《甘州绿满滩》的散文发在了《光明日报》，把张掖市甘州区的壮举介绍给了《光明日报》的读者乃至全国的读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完成省文联、省作协交给的任务后，我在市区有关部门领导的陪同下，又考察采访了位于张掖市甘州新区的“甘州府城”。这是一座投资9亿多元，占地500多亩的仿古建筑群，雕梁画栋、曲折蜿蜒，碧水相连、绿树掩映，是典型的明清风格建筑。一开始给我的印象就是，如果在这里拍摄影视剧，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接下来的采访和与市区两级领导的接触中，我逐步喜欢上了这里的“水”，也喜欢上了这里的一座城——甘州府城。所以，当市委组织部、区委组织部提出要把我作为特殊人才引进到张掖市工作时，我欣然答应了。

市区两级政府交给我的任务是，成立工作室，用“文学+影视”的形式，为张掖市打造“生态新城”、通过“甘州府城”提升美誉度，为推进全市旅游文化的大发展做出贡献。具体做法是：为甘州府城量身打造一部长篇小说作品，接下来操作电视剧，把甘州府城乃至张掖市的影响打出去！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开始了《八声甘州之云起》和《张掖传》的创作。

《八声甘州之云起》(以下简称《云起》)即将出版，有不少朋友问我，八声甘州是怎么回事？我写的《八声甘州之云起》和《八声甘州》这个词牌名不是有紧密的联系？

在中国的古代文化里，词牌名一直是一个关键词。无论是哪个朝代，都程度不同地有不少优秀的诗词作品涌现。唐朝诗词歌赋最负盛名，被称之为中国诗歌的高峰；其次是宋词，被誉为沉香千年的古卷。如辛弃疾《八声甘州·故将军饮罢夜归来》：

故将军饮罢夜归来，长亭解鞍。恨满陵前，射虎山横一骑，裂石响惊弦。落魄封侯事，岁晚回还。

谁向桑麻杜曲，要短衣匹马，移住南山？看风流慷慨，谈笑过残年。汉开边、功名万里，甚当时、健者也曾闲。纱窗外、斜风细雨，一阵轻寒。

诗歌的源头，要从上古时代说起。那个时候，我们的祖先是没文字的。在那个没有文字的时代，先民们将劳动生活，宗教祭祀，以口头歌谣传唱，配合着音乐和舞蹈。这些歌谣、音乐和舞蹈虽然流传下来的不多，但窥一斑而知全豹，我们通过祖先留下来的足迹和日常生活、劳动工

具，就能推理出那个时期的基本情况。

到了商周时代，周王朝大兴礼乐，于是派专门的采诗官在每年的春秋两个季节到民间各个地方收集购买歌谣，这其中会发现不少优秀的诗词。王公贵族为了各种需要，也会创作一些歌颂、讽喻、祭祖等各种名目繁多的诗词。不少缺乏文采的王公贵族还花钱请一些文人墨客用诗词的形式为他们服务。我们把王公贵族和他们委托的文人们创作的诗词称之为专业工作者作品。这样日积月累，民间歌谣加上专业的诗词创作，就涌现出了不少优秀的民间文艺和诗词作品。

这些作品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被编成了《诗》，收录了自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开始至春秋中期(公元前7世纪)，大约500年间的各类诗歌305首，又被称为《诗三百》，汉代以后又被称为诗经。后到了隋朝，为了配合燕乐而创作了词牌，逐渐发展为可以和唐诗相媲美的词。这样，诗词的盛世王朝就出现了。

从最早的《诗三百》开始，到隋唐时期的词牌创作，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诗词都是被唱出来的。根据史料记载，优秀的词都有一个乐谱，每个乐谱都必须属于某种宫调，就类似于今天的C调、G调等。除此之外，还有一定的旋律和节奏，这些宫调、旋律、节奏后来被统称为词牌。

我最早接触诗词是在小学的课本中，再后来读的最多的则是毛主席的诗词。毛主席既是政治家、军事家，也是著名的诗人。我最喜欢的是他的《七律·长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沁园春·雪》《沁园春·长沙》《清平乐·六盘山》《卜算子·咏梅》等。其中《沁园春·雪》最负盛名。

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应该有一个词牌名，古城张掖是历史文化名城，是文学创作的宝库，自然也有词牌名流淌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历史长河之中，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八声甘州》。

张掖在古代被称为甘州，因其甘俊山下有一眼甘泉而得名。当时的甘州在唐代只是一个边塞小城，但是盛唐时期，掌管教习礼乐、宫廷音乐的官署唐教坊还是为这座边塞小城创作了唐代大曲《甘州》。

而传颂后世的八声甘州就是这首唐代大曲《甘州》中的一段。八声甘州的词牌在宋代被文人墨客广泛使用，最后影响越来越大。其中最出名的便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他有一首《八

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整首词充满豪气，向往出世却又执著于友情，毫无颓唐、消极之感，读来气势恢弘、荡气回肠，属于《八声甘州》中极具影响力的作品：

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俯仰昔人非。

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它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

更有宋代词人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虽然其缠绵绵绵、凄凄切切的小女子情态十足，但也成了闻名天下之作。

除此之外，还有太多的词牌被记录下来，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力量。

由于《甘州》的音律起源于漠北甘州，所以八声甘州的音节慷慨悲壮，适合宋代词人们委婉流转动听的长篇慢词。由此，八声甘州词牌便逐渐开始火了起来。如果在今天，那八声甘州的词牌名不但是一个大IP，而且应该是实打实的宋代“网红词牌”。

在无数文人墨客追捧之下，八声甘州也衍生出了许多变体，有史书记载的就有六种平仄变体。

可以幻想在几千年前的唐宋盛世，一个个慷慨悲壮的漠北音符在坊间流淌，一曲曲代表甘州人文风情的词曲被世人吟唱，文字最后被记录下来，传颂后世。可那些音符却被时光收藏，回荡在五千年的华夏大地上。

据王灼《碧鸡漫志》载：“《甘州》世不见，今‘仙吕调’有曲破，有八声慢，有令，而‘中吕调’有《象八声甘州》，他宫调不见也。凡大曲就本宫调制引序、慢、近、令，盖度曲者常态。若《象八声甘州》，即是用其法于‘中吕调’。”《西域记》载：“龟兹国土制曲，《伊州》《甘州》《梁州》等曲翻入中国。”这些曲子音节慷慨悲壮，据说精通音律的柳永，常用它们来抒写失意的情怀，声情并茂，极受欢迎。至于《八声甘州》因何叫“八声”，无他，只因全词共八韵。

说完了《八声甘州》，再来说说长篇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云起》就内容来说，和《八声甘州》的词牌毫无关系。可这部作品与古甘州和今张掖，那关系可就大了。《云起》写的是古甘州发生

的精彩故事，其中的人和事都是有原型和历史记载的。全书以“充边甘州”“重振军心”“智取瓦刺”“肃王结仇”“力拒强敌”“甘州驰名”“威震蓟州”等一系列惊心动魄故事情节，展示了杨嘉谟等杨家将后裔整肃边军、对抗夷狄，兴农田、治黑水的丰功伟绩，完美演绎了一代名将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热血人生。

首先，杨嘉谟其人其事，是真实发生在甘州这个地方的。在张掖市和甘州区“挖掘传统文化，讲好张掖(甘州)故事”的故事库中，是继神威天将军马超、霍去病、沮渠蒙逊等之后重要的英雄人物。发生在杨嘉谟身上的故事，尤其是民间故事，经久不衰，传唱至今。

杨家将后裔驱逐鞑虏、保家卫国的无畏西部精神值得称颂。《云起》主人公杨嘉谟、杨广(甘州杨家将代表人物)系宋朝杨家将后代，骨子里铭刻着精忠报国的忠贞思想，在明末风雨飘摇的朝局中，面对腐败官僚、太监势力的打压和迫害，毅然顶住压力，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以“驱逐鞑虏、造福边民、兴我中华”为宗旨，坚决捍卫国家疆域不受外敌侵犯，并且在甘州开渠屯田、造福一方，成为受人爱戴的一代名将。

主人公杨嘉谟在一生当中数次沉浮，总能峰回路转，化险为夷。从杨嘉谟的故事里，我们感受到的是自强不息、奋发图强、驱逐鞑虏、保家卫国的西部英雄气概，看到的是积极向上的甘州精神。

甘州精神就是中国西部精神，西部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讲好明末杨家将在古甘州的故事，尤其是未来用影视剧的形式，再次把杨家将后裔在甘州的故事讲到极致，把全中国、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甘州来，推动今天“甘州府城”的繁荣和发展，最终带动张掖市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这是张掖市、甘州区对我的愿望，也是我这个西部作家的责任。

再加上“甘州”又是张掖的代名词，所以我用了《八声甘州之云起》这个书名。至于“云起”，就是杨嘉谟人生路上三个阶段中最为艰难的一个阶段。既表明了杨嘉谟抵制侵略者的态度，也是国家利益至上的抱负和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气概的具体体现。《八声甘州之云起》之后，还有《八声甘州之乘风》和《八声甘州之星沉》。

《《八声甘州之云起》，陈玉福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

中国经验的丰富性及其“相对化”

——杨小凡《某日的下午茶》序 □李云雷

我与小凡兄认识已有十几年了，我那时不知天高地厚，竟敢向一个做酒的老总挑战，当然很快就喝醉了，但也因此与小凡兄成了朋友。这么多年，我们喝了不少次酒，每次都喝得很尽兴。尤其是有一年在德州开会，会后我要回冠县老家，小凡兄说也到我家去看看我老娘，那次他和谢欣老师跟我一起回了老家，让我颇为感动，当然我们喝得也很痛快。还有一次，小凡兄在清华读“总裁班”，那天喝酒时小凡兄带了一本《说文解字》，我们都喝得不少，我让小凡兄将这本书送给我，并请他及当时在场的朋友都签了名，以为纪念，后来谈起此事，小凡兄竟然不记得送书的事情了，可见那天喝得确实很爽快，这本书现在仍然珍藏着。

相聚时，我们谈得最多的当然是文学，小凡兄让我感到敬佩的是，他的工作如此忙碌，竟然能写出那么多作品，可见他是多么热爱文学，又是多么勤奋。而他写作的一个长处是人生阅历丰富，他对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层面都有深刻的了解，无论是城市生活还是乡村生活，无论是底层生活还是精英生活，他都可以深入其中的内在逻辑，可以说这是他作为作家的重要资源与财富。当不少作家还在为“深入生活”而苦恼时，杨小凡却已经向我们展示了生活的多姿多彩。在长篇小说《楼市》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盖楼的打工者、包工头到房地产公司的老总、售楼小姐等不同阶层的生活；从征地、盖楼到售楼等房地产运作的不同环节，小说中无不有精彩细致的描写。杨小凡的小说也多采用现实主义的方法，他用笔记录着我们这个时代生活的新经验，并不断将之转化为新的美学元素，在长篇小说中是如此，在中短篇小说中也是如此。

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鲜活的中国经验，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焦虑与矛盾。这本小说集是杨小凡中短篇小说的一个选集，共收入《寻找花木兰》《我们无路可返》《梅花引》《一条狗的前世今生》《缔结了就不会消失》《武松的爱情》等十四篇小说。这些小说的题材各异，为便于讨论，我将这些小说大体分为两类：《寻找花木兰》《我们无路可返》《缔结了就不会消失》等小说为一类，这些小说更多地涉及对人生的反思；《桥墩儿》《梅花引》《一条狗的前世今生》为一类，这些小说都关注当下中国乡村的现实问题，对当代城乡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对社会场景的描绘也更加开阔。

在杨小凡的小说中，《寻找花木兰》《我们无路可返》《缔结了就不会消失》可

以说是一种异类，在《楼市》《总裁班》等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杨小凡是一个社会的观察者，他对当代纷纭复杂的社会现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考，以个人的丰富阅历深入到某些社会事件的背后，揭示其运作机制与内在逻辑，可以说这是杨小凡小说的长处与特点。但在《寻找花木兰》《我们无路可返》《缔结了就不会消失》等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杨小凡，与其他小说不同的是，这些小说更多关注的是人生或“自我”的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而在写法上，这些小说也更注重艺术性，更加虚实相生，更有人生的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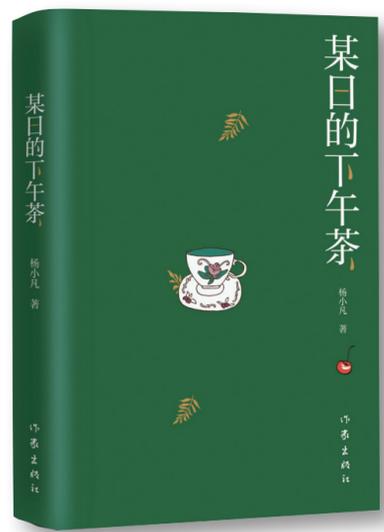
在《寻找花木兰》中，“我”与中学同学艾文化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中间只通过几次电话，每个人都在各自的人生轨道上发展。艾文化在电话中总是提起我们的同学“花木兰”，这让“我”回忆起了艾文化、“花木兰”的一些往事。几个月前艾文化又来电话说“花木兰”境况很不好，需要很多钱，希望“我”能出手相助，正好“我”要到艾文化所在的城市去，想见面跟他商谈。“我”在宾馆的电视上看到了“花木兰”，几经辗转联系上她，发现她的境况与艾文化说的不符；“我”又去艾文化所在的人事厅去找他，才发现他在三个月前自杀了，而他的情况也并非他所说的那样……这篇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作者对人生道路的思考，那些多年不见的同学，亦真亦幻，亦虚亦实。“我觉得真的像是在梦中，一点都不真实。可当她说起同学时的事与人时，我才确信打电话的真是花木兰。难道艾文化这一年来的电话都是假的，或者，给我打电话的那个艾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我的幻觉？我与花木兰通话时，几次掐自己的手，一直怀疑自己不是清醒的。”——而当这些最熟悉的人与事也让我们产生怀疑的时候，那么“自我”的真实性又在哪里？作者在小说中将艾文化、“花木兰”的人生经历相对化、虚拟化，既在艺术上为我们带来了虚实相生的震惊感，也让我们将个人的人生经验相对化，在更高的层面上思考人生与世界的真相。

《我们无路可返》与《寻找花木兰》相似，也试图将特定的人生经验“相对化”，在小说中，“我”与同学周而在大学毕业后，各自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一个在县文化馆当专业创作员，一个到生信社当信贷员，但多年之后，两个人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从一个落魄作家成了省摄影家协会的副主席，周而则成了农商行行长，市里的大红人。但周而比也有自己的烦恼，他整天被各种人与事缠身，难得清静，只能和“我”谈谈自己理想的生活。这时候发生了一件

大事，周而比突然失踪了，农商行和市里的舆论一时陷入混乱，但很快就恢复了平静，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一年之后，周而比来到了我的房间聊天，“他说……一直想辞职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也就是想带着小叶去西递住下来画画。他一直没有勇气这样做，总担心会引起社会和熟人的议论，甚至打乱这些人的生活。可他真正把自己隐居起来，想看看自己离开后到底会发生什么，却失望了。前一段，他回到了我们所在的那个城市，夜里首先找了由副行长升任的行长，行长警告他最好不要再出现，现在银行运行比你任时还好呢；他又来到家里，妻子和儿子也不再接受他……”在这里，周而比离开后，才发现自己并不像感觉中的那么重要，那些特定的经验只是特定的位置带来的，如果说从信贷员到行长是周而比人生的重大变化，是一层“相对化”，那么离开则是又一层“相对化”，而在小说的结尾，我们发现，周而比来访也只是我的一个梦，这又是一层“相对化”，在这重重“相对化”之中，“我”或周而比的人生又有哪些是真实的？又有哪些是恒久不变的呢？小说让我们穿透层层迷雾，思考这一重要的人生问题。

《缔结了就不会消失》写“我”参加一个代表团赴澳大利亚参观访问，在机场“我”遇到了一个秃顶男人，在旅途中也数次见到他，直到小说的结尾，才揭开了这个人物神秘的面纱，“那次旅行到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关于那个秃顶男人的信息再没有过。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我不敢肯定与这个秃顶男人一定是有联系的。三个月前钟主席和钱坤被‘双规’了，取道伦敦逃到悉尼的卞艳被引渡回国”。小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切入反了反题材，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神秘莫测，小说整体平静的叙事最后以戏剧性结尾，也显示了作者的艺术驾驭能力。在《寻找花木兰》《我们无路可返》《缔结了就不会消失》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到中年的独特况味，那是混杂着梦幻、梦境的真实人生，也是将人生“相对化”的独特感觉与思考。

相对于《寻找花木兰》等小说，《桥墩儿》《梅花引》《一条狗的前世今生》等作品更注重对当前中国乡村问题的思考。《桥墩儿》从一个母亲的角度，写一个打工者的惨状，他到一个桥梁工地上打工，跌落在正在浇灌的桥梁中，施工方为节省资金，没有抢救他，而是将他浇注在桥墩中，几个月之后，他的母亲找到桥梁工地上，才得知了这一惨况。小说写的是社会问题，但却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角度，没有重点关注



自然的事，因为他儿子死了，媳妇已经走了，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了”。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乡村中人物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乡村中伦理道德观念的强大，他们并不会因为一个人一时的得势或失势而态度大变，他们的相安无事，是“举头三尺有神明”这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为人处世的标准。三弄叔因为“恩将仇报”虽然一时得势，却不能得到乡村伦理道德的认可。我虽然敬佩他的琴艺，但也对他并不完全认可。“离开村子的时候，我看到三弄叔的新坟就立在我们那片坟地里，若隐若现。明年的这个时候，新坟就变成旧土了。寒日那天，我也会给他烧一沓纸钱吗？”这样的疑问，既是问自己，也是在问三弄叔，更是在追问做人的道理。

《一条狗的前世今生》的视角与《梅花引》相似，也是以“我”回乡的经历，串联起花婶一家与狗的关系，通过颇富传奇性的故事，反思当代中国乡村人与人关系的变化、人与狗关系的变化。小说中花婶家的那条黑狗一代代传下来，但在不同时代却与人有不同的关系，小说的结尾又涉及了一个颇具神话色彩的传说，让小说具有一种神秘性，也让我们思考一条狗的“前世今生”及其与人类的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桥墩儿》《梅花引》《一条狗的前世今生》等小说虽然关注的都是当代中国乡村的故事，但作者总是选择一种特别的角度进入，这样的视角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乡村故事，也为平凡的生活赋予了一种新的色彩。

从以上简单的介绍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杨小凡小说的题材十分丰富，涉及当代中国各个阶层的生活，他主要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捕捉鲜活的中国经验，并将之转化为小说的艺术，在他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新经验与新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当我们置身于时代生活之中时，很难意识到这个时代真正的独特性是什么，只有当我们将这个时代的生活“相对化”，从不同的角度把握其特征，才能真正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一个优秀的作家通过他的作品，可以表现出一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时代的精神与情感结构。杨小凡以其对时代生活的丰富了解，向我们展示了当代中国经验的独特性，他将当代生活“相对化”，并以艺术的方式加以把握，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幅中国图景。

《《某日的下午茶》，杨小凡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